



柳崖外編卷三

平陽徐 昆后山撰



目錄

王似鶴

那利

雨銅菩

番蒜

翠芳

李氏婦

資州羊

蔡狀元

柳崖外編

卷三

杜于皇

王壽星

于二神仙

李五

無著

鬼聽經

改中第二

柳崖外編卷三

平陽徐 昆后山撰

聊攝任 郾佑禮齋
蘭佑醴巖校

王似鶴

王似鶴先生

舍光

猗氏人林下時家頗阜生辰賀客

盈堂及客散就書舍小憩入門聞鼾聲似雷旁視無人聲在幃間其幃以鮫綃爲之下鋪錦襪上押以鯁鬚枕象牙席蓋王公獨卧之所他人不得近者也掀

柳崖外編

卷三

一

幃見一人蓬首泥足卧其上王公怒曰卧榻上豈容他人鼾睡哉健僕數人聞之恐得罪遂掀起王審視謂衆僕曰勿爾可設坐遂揖之拱手曰坐其人亦無慝色輒坐王公曰吾觀子氣概殆非常人胡至此人曰鄙人家貧爲某氏傭工適固肩榼來耳王公設酒饌歛禮之極恭謹攜手送出目送已遠而後退後數年闖賊入晉境索餉凡巨室大族皆不免王方以爲憂忽聞有將軍至其家屏儀從求見王怪之及出將軍長跪門前王愈駭其人曰公會記數年前以泥足

卧絳紗中。鼾睡者乎。辱承青眼。今從闖王。已掛將軍印。當追餉遣官時。吾恐及公。因分得猗氏。差公可勿慮。竊有請命於公者。許入否。王公掖之起。入宅仍坐。向時書舍中。王公曰。世亂財散。盈虛之常。獨怪足下。以英雄氣概。而從闖。雖今日脫我於難。乃私情非大義也。竊爲足下不取。其人曰。某苦無出身路。因從闖。非本意也。因問闖能成大業否。王公曰。不能。自古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今闖賊好殺戮。貪財無厭。是天
下之賊也。足下可早爲計。若深入坎窞。凶不免矣。其

柳崖外編

卷三

二

人領之。留十日。誠賊兵秋毫無所動。俟闖兵過境。遂散所統兵。獨入中條山。不知所終。

柳崖子曰。人多謂叔季無英雄。此言非也。觀肩
榭夫以泥足敢卧錦榻上。其度量真有越人者。
得一知己。刻不忘。使明末君臣。以數千兵付其
手。安知不立殲闖功哉。致身無由。遂從賊。從賊
不可遂遁世。抱豪傑志氣。空與中條水竹同沒。
名湮沒而不彰。可勝嘆哉。

雲南大理府之陽溪有那利閣俗傳洪荒時那利據其地遇人輒噬地無居者觀音大士化爲道人披袈袈牽一犬至其地向怪借居那利曰大小幾何大士曰袈袈一鋪犬一跳足矣怪允之大士橫抖袈袈所占卽今大理府治地也犬一跳卽今上關至下關地也怪急與爭大士詒之曰吾有天下第一寶洞償子何如遂指山罅重門洞開金碧晃朗宮殿臺觀雲環霞蔚那利樂之遂入大士擲條搭其項化爲鐵練以巨石塞洞門怪不得出後人起那利閣至今閣下有

柳崖外編

卷三

三

鐵練自石中盤出繚繞陽溪山峯上。

雨銅菩薩

其地又有雨銅菩薩在大理府城南點蒼山下三塔寺大殿內俗傳天雨銅於此土人因鑄爲大士像高一丈八尺今其像皆黃銅惟足背有紅銅一塊俗傳銅不足土人所益者補紅銅處有空如針眼俯耳聽之聞江波湧聲吸之甘泉盈口世所傳聯如南詔城南三塔寺前三座塔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卽其地也。

番蒜

番蒜出福建臺灣番地。外形似木瓜。中似柿。有浮山張氏宦于閩。一婢食鱉肉。後誤食莧。遂病。面黃腹脹。宛殘欲死者數矣。半載後。有饋番蒜者。婢偶食之。遂大瀉。有物如小蟹者數十。少頃。爽然疾若失。方知番蒜可治鱉莧毒也。

翠芳

李御史某。前明福建安溪人。青年高第。奉欽差按臨濟南。公廨旁有一院。隔籬藩望之。花木葱秀。亭觀森列。而封鑰甚固。李問役曰。此何所也。胡封閉乃爾。役曰。此中無敢宿者。宿輒死。時方盛暑。公廨殊狹隘。李公少年。負膽氣。叱役曰。天高地厚。日月照臨。安得有死區而舍之者。歷下令聞而糞除之。門啓。蒼苔積塵。已寸許。花草自生。自落於堆石澗池邊。窻壁不及塗飾。李已命移榻亭間。曰。我固安之。不必過勞也。抵晚

柳崖外編

卷三

四

皓月東出。涼風西灑。蛙鼓蟬琴。爽韻似秋。李公披襟徘徊。顧而樂之。自把醪盞。頽然就醉。概屏僕從。獨眠榻上。夜半渴甚。覺甕旁有水。嚼之少醒。意方欲起。覺

項問一手涼如蠶扶起之。李開眼視之，則二八女郎也。李曰：鬼乎？狐乎？以如此名區而廢于子，我一來，子尙欲以柔克我剛耶？鬼乎？狐乎？盍供諸女。郎曰：君試猜。李未言，聽地下有聲曰：以此名區而久爲廢，今公一來，我方欲訴我苦，乃依然率子之性而戲而謔耶？李公問女，郎曰：鬼乎？狐乎？女郎曰：君試猜。李公怒，不語。女郎笑，地下哭愈哀。李公向地呼曰：我與爾言，爾胡不出地？下曰：翠芳，爾與我如骨肉，乃笑而不一言。耶女乃慘然作色，整襟長跪而言曰：若名椒季節女。

柳崖外編

卷三

五

也。當趙燧亂濟南時，以不從賊罵而死。此園卽其家也。趙賊有軍師善幻術，盛其骨於罈，用濟南撫軍印並符揜其上，故魂不得出。數年來，妾借寓於此，與之作隔罈語耳。李公曰：子胡不啓而出之？曰：妾實狐也，焉能且啓？閉自有數。李公揮之使出，呼從人秉燭掘地，果有大罈，封緘甚固，有辛開二字。又有鼎顛趾利，出否六字，破之，則白骨一堆。李公悟曰：辛開者，今日正六月十一也。但不解鼎顛趾云云，作何解？遂命瘞於園中，延僧荐之而去。舟次濟寧，忽有小舟蕩至，坐

一女艷冶異常。去官舫漸近。望公而笑。公知是翠芳。端坐不語。半夜覺幃間有女子撫之曰。妾來矣。李公叱之。女曰。妾善幕。以妾兼幕可乎。公曰。可。然僕隸見之不雅。奈何。女曰。公之外無能見也。遂留。抵明。公與女在舟中對笑語。旁人無問之者。凡接屬吏翠芳必待側。退則評其賢否。公曰。若何以知之。女曰。夫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糜蕪。其亂人相似故也。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今君子徒窺人於衣冠。言語間宜乎徒得其似而不得其種與情也。今夫屬吏跣足而立。鞠躬而坐。此不足爲恭也。側耳而聽。隨瞬而趨。此不足爲敬也。夫觀人有六驗。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情。苦之以驗其志。今屬吏日謀所以喜之樂之者。以驗子。而子無所以驗人也。吾恐子之終始也。公首肯之。翠芳代草時事數疏。不行。罷官去。歸閩。日載書數十篋。鄉人士來謁者。見之多私議其不廉者。翠芳令曝書于庭。議乃息。家居十餘載。頗以文酒自

娛樂翠芳亦居食如常人共安之無知其爲狐者然無子一日李公偕翠芳遊藍溪龍津渡有女子從老母浣紗水畔翠芳就前執衣而泣曰椒妹殆忘却園林中隔幃語耶女遂擲衣呆坐老母向翠芳問曰長官爲誰翠芳曰李御史老母曰異哉吾女初生時輒曰李御史李御史疑爲怪將不舉後遂不言今其名固名椒也娘子何以知之備語故翠芳勸李御史納之次年誕一子乃知鼎顛趾六字已兆得妾生子矣及明末閩亂翠芳以黑沙蒙其門竟無害

柳崖外編

卷三

七

柳崖子曰觀翠芳園亭憨笑時竟似全無人理者乃其整襟長跪合于禮觀人數語合于智急流勸退合于勇爲椒也謀合于仁且信嗚呼明季無臣國遂以淪得其道者乃在一婦人

李氏婦

寧海州李君

黃祥

前工部尙書李永紹之姪孫也父

某邑庠生早世祚爲子聘同邑丁卯孝廉常君世鏞之女賢淑而多病一夕氣絕止胸前微熱家人環守之忽瞪目曰取水來家人持甌至曰少益之仍曰少

漸益至桶許。曰可矣。勸其飲。不飲。曰吾已茶飯畢矣。祖翁在。可灌地酌之。家人如言。又曰吾適至城隍署。神已不遣。祖翁至而哀祈之。方許歸省吾母及夫家。作大別。出署至一宅舍院宇不厭。舍中列書格二。見一母方炊。祖翁曰。此爾祖姑也。飯畢。乃至母家。見余母方作餽。餽將來。雀子遂至此。然恐不得生也。言已遂瞑。常母果從外至。所攜卽餽。常母哭曰。子令吾見汝魂。不令吾見汝魂之合於魄也。衆問故。常母曰。今晨將省女病。方作餽。忽見北窻暗中。珊珊婷婷。柳崖外編

卷三

八

之爲誰何者。常母及衆驚駭。細詰之。曰。妾至一署中。見一老翁同幼婦跪堂間。老翁哀求曰。孫媳賢。祈使再生。長官曰。陽算盡矣。如必欲得賢孫媳。于氏女陽算固未盡也。可將去。老翁拂然曰。此何說也。天地間一物一器。各有其主。况人乎。家人中父子兄弟。俱合以天。夫婦遂可亂乎。生員曾讀闈閣如雲之詩矣。豈肯以非耦貽孫子。長官婉勸之。老翁辯愈厲。長官曰。腐儒。子知陽世之因果。不知神靈之變通也。呼一儒官至。責五手板焉。遂偕妾來。將入門。見姑在床下。指

柳崖外編

卷三

九

曰。此爾姑。故所識止一姑也。其姑指常母及家人徧語之。病若失。是時南鄉于氏一女子。守貞投繯死。蓋借尸還魂也。數日闈傳于氏知。于母及幼子叩門求見。李君不納。婦聞于母聲。大痛。李君潛命脫驢韁入之。婦一見輒曰。此吾家驢也。胡至此。李君乃邀于母及幼子入。此時常母仍住李家。于母持婦大痛曰。天乎。吾見汝魂而不見汝魂之合于魄耶。常母持之亦痛曰。天乎。吾見汝魄而不得見汝魄之合於魂耶。婦依違間。一侍女倒地而哭。忽言曰。于氏。汝借吾軀而

重生人世。翁姑夫婦間固知以順爲正矣。所不視吾母如汝母者。有如日婦感其言。往來兩家。皆如母焉。

柳崖子曰。觀李老數言。頗不失儒者氣象。竟遭薄責。母乃錯以成錯耶。竊謂明神有靈。何施不可。如謂于宜配李。胡不吹噓其魄而生之。而嫁之。迺令人問添此一奇耶。

資州羊

四川直隸資州牧某公。有女方八九歲。隨任所。貌若癡而實慧。體態富厚。寡語言。父母不甚鍾愛。一日在

柳崖外編

卷三

十

後園牡丹臺前遊戲。見二羊肥澤可悅。逐之入牡丹花後。須臾又率八羊出。因告其母。父聞之曰。若女何誕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乃妄言耶。後屢見羊出入。遂不敢言。數年父罷官歸里。女已及笄。許配某生。伉儷甚諧。某生中進士。復選資州牧。攜之任。爲夫人。復見羣羊戲于牡丹花下。因謂其夫曰。牡丹花下有白羊焉。若真非真。乍現復隱。主何祥也。夫曰。再見時當密誌其地。一夕復見。夫人遂拔金釵插地誌之。牧放荷後。密與掘地。得白鏹十甕。女曰。吾鄉固向父言

之而以妄斥也。烏知得夫如君。復爲資州。此羊仍爲吾家留乎。乃輦至原籍。解綬歸田。家遂大裕。是時其父母已亡。有弟不能自存。分白鏹一甕。賜之曰。不忘本也。

柳崖子曰。易曰。喪羊于易。又曰。聞言不信。非女之言。盡于夫。而不得盡于父也。前若兆之。後乃實之。所謂物各有主也夫。

蔡狀元

蔡狀元

啓傳

幼年未第時。途次山陽。狎一妓。將北上。

柳崖外編

卷三

七

臨別賦。羅江怨調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盃御酒。嫦娥共。是時資斧蕭條。聞新涖山陽令某。乃鄉榜同年友。投刺求見。閹者不達。且書其刺。曰。查明再回。蔡抑鬱歸妓館。妓典簪服資助之。入都首選。山陽令不知其閹者之蒙蔽也。以書致賀。蔡答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與山陽

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令接詩。始知闈者無禮狀。重責闈者。聞邑人闈傳其別妓詞。且聞妓賢。乃以數百金爲脫籍。簪飾之。而送於京邸。

杜于皇

杜于皇

茶村

少與劉克猷

子壯

爲同學友。後杜棄舉

子業。專情風雅。劉中殿撰奉旨還鄉。入武昌界。乘

大舫儀從甚都。舫上樹列標幟。帆檣間有狀元及第牌。所至兩岸觀者如堵。及泊舟鄂王城。是日大風雪。行人稀少。見對面山頭。有一人戴笠披裘。倚樹看雪。

柳崖外編

卷三

十三

劉公審視曰。此必詩人杜于皇也。急舍舟登岸。造山上視之。果于皇也。大喜。攜手至舟。對坐傾煖酒。杜不及京邸一語。所言惟詩古文進境而已。杜草履汚泥。躡路談至得意。漸引而前。劉恐其寒。急以錦衣貂裘覆之。相對竟宵。翕然各得也。

柳崖子曰。聞吳纘雲

鴻

殿撰督學三楚時。偶謂

幕友某曰。自前明開科三百年來。殿撰可屈指

全數乎。曰不能。又曰。自國朝開科來。殿撰可

一一數乎。曰亦不能。吳公因曰。我固殿撰也。我

觀子日夜慕我不止。試思殿撰而碌碌亦碌碌焉耳。有明以來。豈盡名字在人口哉。嗟乎。此言甚大。卽羅公三年一人。何足爲大事之意。彼蔡公有才。其心中未免有狀元在山陽。令勿論焉。必如劉杜兩公。而後翛然遠矣。

王壽星

壽星氏王名世芳。世爲浙江臨海人。父永沂。夢老人從南來而生公。故號南亭。曾祖景鸞。讀書不仕。殉明甲申難。祖應霸。精岐黃術。父有孝行。壽一百三歲。

卮崖外編

卷三

三

仁廟乙卯丙辰間。耿逆亂。僞將會養性園台州。城將破。先生祖奉主帥貝子命說賊。被害。父乞兵三百。率先生夜襲血戰。賊遁。父子追殺無數。身被重創。賊將溺死。已而貝子薨於軍。功不及敘。隨父歸。讀書藥肆。困而不倦。四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八十貢成均。九十六司訓。遂昌縣。辛巳百有三歲。秩滿引。見晉六品。庚寅百十有二歲。赴京祝。加少司成銜。御

賜以詩曰。書扁曾因賜。幸杭誠心跋涉別江鄉。齊年

已似鍾離顧。

梁鍾離人
顧思遠

飲乳還啞陽武張。晉秩依然

司訓迪優恩將以益縣長定知明歲率羣老純嘏鴻禧祝壽康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人來孫八人晁孫一人先生曾有句云身列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實錄也先生生於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庚寅在都時不扶杖藜顏面止如六十許人耳微重而能聽不借鏡而能作楷徒步十數里容與而至每食肉二斤許餽饈之屬亦視中人有加予見之於椿樹榭周旋揖讓有非七八十老人所逮者浙水學使周涪陵先生曾贈以詩今錄

打屋外編

卷三

十四

其四詩云征南帳下乞長纓三百人潛夜斫營殲渠魁報泉壤馬前齊指棄繻生卻著袞衣換短衣一經聊與白頭歸行逢飲羽南山石笑領三生事又非老去生涯坐一氈趨朝人近百三年香山圖畫榮如許何似恩留待偃佺卅年蠟屐萬年藤導引前頭白鹿行要與先生問靈藥也尋瑤草到霞城是年庚寅順天鄉試有浙江周燮榮年八十五直隸張楓年八十一俱欽賜舉人次年會試有江西舉人李煒年一百歲欽賜國子監司業其餘七十至九十者

數十人焉。洵國瑞也。

柳崖子曰。雍正朝有浙江湯雲山。壽一百四十六歲。當百歲時。猶能御女生子。王壽星殆繼之矣。人傳王壽星中年入天台山。有人授水二瓢。一冷一熱。壽星飲熱者。意得胡麻瓊漿之美。與台人又言。壽星嘗見大魚暴於陸。取而投諸水。斯須雲霧晦暝。化龍而去。又嘗夜行大橋。俯視有物龐然伏其下。壽星下橋摩之。牛也。纔過數武。一虎突出。吼躍去。竟無牛。吾曾以三事質壽星。壽星笑不答。其語人則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矣。吁。此其所以爲壽與。

于二神仙

于二神仙。名貞復。文登人。少好道術。遇一老者。執書五卷。謂之曰。若好道乎。曰然。曰何好。曰道不同乎。曰不同。老者乃探黃袱出一卷。曰一者衆宗。渾淪鴻濛。風輪水樞。陰陽並融。此太元太乙之所以獨守也。若願之乎。于未答。老者又探黑袱出一卷。曰存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霆。夏造冰斯。此尹文先生之所以

善幻也。若願之乎。于未答。老者又探青袱。紅袱各一卷。謂之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引氣養形。熊經鳥申。此彭籛之所好也。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此抱朴之所傳也。君請擇於斯二者。于未答。老者乃感眉而言曰。若之所好。我知之矣。此白袱中一卷。乃天官章本。千有二百。是張道陵受於鵠鳴者。可以化金銷玉。行符勅水。統攝八紘。役使神鬼。于欣然跪而受之曰。弟子幼好武事。窃願學焉。接卷視之。篆如鳥而奇。無一識者。老者噴水洗其目。遂了了。老

者臨去回顧曰。此卷多殺氣。吾子殆將死忠也。轉瞬老人遂不見。于得其術。鍊成飛劍一。禱雨呼風。無不應。人以神仙呼之。同邑有賽君名玉。紘字勺海者。讀書黃縣之叢翠亭。叢翠亭者。金隱士欒仲章故宅也。夜間忽有書生至。丰采都雅。言詞亶斐。謂賽公曰。不夜城。夜日可觀。肯一遊否。賽隨往。至城邊。已三鼓許。時哉生魄。纖鈎久沉。賽所持燈火已灰滅。因怨之曰。子何誑也。書生曰。請東看。則見赤日如五尺大盤。從雲中湧出。朗照四方。覺天上星斗。都如寶石閃灼。人

目草木盡發奇光。俯視兩人衣履皆燦爛如錦繡。賽公樂之。須臾光收。黑寂如故。狂風四起。書生竟不見。賽懼甚。踉蹌而奔。入于林中。忽見紗燈一對。人聲低悄。冉冉而來。賽公喜有人家也。竚足以待。近前則二鬟導一女子。舉止皆大家風度。賽不敢言。二鬟曰。有異客。盍避諸。遂障面却步。是時風已少息。賽潛尾之。轉二曲。有大宅舍。賽奔波已憊。急叩門無應者。入中庭。見前婢執燈出。駭曰。子爲誰。賽鞠躬曰。秀才婢曰。何來。賽曰。向不夜城觀日。故至此。婢拍手曰。我家居此數年矣。曾未聞有夜間出日者。子殆誑也。賽力言所見。婢苦與爭。正談間。屏扇劃然。一嫗似乳媪從前。女出。謂婢曰。海市蜃樓。吾鄉多奇。妮子坐井觀天。乃敢恃利口。不令讀書人終其詞也。賽聞愈得意。精神飛揚。音彩愈壯。女令兩婢打扇。兼進珍果。抵明女退。嫗獨留。謂賽曰。願婚姻否。賽躊躇曰。生已有室。嫗曰。君且歸。吾當白娘子。如某月日當自至耳。賽歸。叢翠亭。且疑且信。至期聞簫鼓聲。賽方窺視。彩輿已到。嫗及二婢扶女人。賽曰。此事殊孟浪否。嫗曰。天緣也。

何害遂成燕爾相得甚歡誠以勿洩人無知者賽公故與于二神仙相友善遇諸途于曰吾觀子眉間有妖氣近有何遇盍告我賽不言于曰我固知之乃探囊以丹授賽曰子歸待其睡熟時焚此丹於火然後問之賽如教至晚交歡後女已睡熟賽潛投丹於火光一室榻上女已昏沉形如故影則似龍而無角賽撫其體問之曰卿與我情好已篤是何精靈勿相欺也女曰我實蟒也賽曰交人胡爲女曰我修鍊已五百年須迷一百進士乃可化成火龍子之前已迷

七十七人矣實好子不汝害卽病亦不過百天耳賽潛出遇于君揖之曰信矣可救我于設壇禹步作法須臾女子至壇下以劍擊之化爲巨蟒于以符水洒之漸縮而小以盂盛之封口埋于紅石山麓夾道中怪遂絕賽公後中康熙丁未科進士其子璋中庚戌進士後數年常和尚及張宮二賊變圍文登城于公率衆拒守或勸其作法遣神將于公曰游戲小術不可妄用也今吾等以忠義相感激閉關固守效死勿去功成全吾志功不成全吾節此聖賢之常經不可

以小術亂者也。昔郭京爲北宋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事敗卒遺千古笑。吾雖好奇，竊不願爲郭京續。于是親冒石矢，率衆督守。凡七晝夜不休息，一夕失足墜城下而死。

柳崖子曰：好奇者喜談淮南遺事，稽古之儒，哂其叛而誅死，遂謂神仙中鮮忠孝者。觀于公始末，神仙有不忠孝者哉！神仙有不聖賢者哉！

李五

京都爛麵齋李五者，舊家子也。有妹嫁良鄉某氏。

柳崖外編

卷三

九

時方抱病，李五令僕候焉。僕歸問主人，家人曰：方觀劇，僕迎之。遇於路，問曰：姑奶愈乎？僕曰：未。李皇遽至鶴年堂，請醫某，令僕至家牽三騎，偕醫乘而往。中途大雷雨，李與僕前行，醫在後視閃電中，李五頭倒置鞍際，腳向上，長可五丈許。醫駭之，不敢言。及雷光少息，騎追及，則依然李五也。醫自謂眼花不復疑，抵良鄉視脉，開方畢，主人甚誠款，酒饌罷，夜已深，主人寓僕於別室，令醫及李五同堂分榻宿焉。擁衾後，李問醫曰：困乎？醫初答曰：未。後屢問，遂不答。實未合目也。

隔幃視李五折而起一引項項遂長漸引至五尺許就燈撲滅焉醫懼甚不敢言覺其首已至幃間口中噓氣如北風灑灑有聲醫靠壁不敢動恐不得生覺床前立柱忽然如人活動而有靈頭東則東障頭西則西障往來抵禦約一更許醫已昏沉無所知矣抵明主人叩戶寂無聲息破窻而入李五不見醫滿口涎沫身僵如死主人以薑汁灌之少甦乃備言昨夜事視其馬馬在廐也呼其僕僕在舍也攜醫至京趨爛麵衢訪諸家李五昨從戲園歸未見僕亦未向

柳崖外編

卷三

三

良鄉去也

柳崖子曰余聞父老言太平縣北塞村衛某好戲術遊山二十載藝成而歸兒童戲之曰盍弄一小枝衛令兒童脫靴是時衛居場圃間圃三畝許兒童曳之腿漸長長與圃等謂之曰縮遂縮如故彼李五者或亦游戲三昧與抑有怪焉假其貌而肆其毒與東障西障柱殆觀音大士化身耶

無著

盤山在都城北。一名盤龍山。最高者爲上盤。少卑者爲中盤。多泉多松。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勢多飛動。有無著和尚者。習靜於此六十年。胸次高潔。集虛之功。真所謂那波羅密也。豐潤劉老。富而好施。屢遊盤山。一日遇無著和尚於絕壁下。山峯一崩。愕然忽倒。無著和尚對之而嘆。劉老曰。和尚何嘆。無著曰。昔佛處者。闍崛山。四望皆福田疆畔。上天青梯。佛身後乃化爲石。今我處此。是卽我之祇園精舍也。今峯垣傾頹。不能白手遣六丁劈石。山魃移土。故嘆。劉老曰。費幾

許可。曰。千金。劉老歸家。橐千金。監脩山壁成。將歸。引無著覽之。無著覽罷。愀然曰。我明歲此日。當至檀越家報之。劉老曰。胡言報。無著曰。安得不報。遂別。至明年。是日之前一夕。呼其徒謂之曰。我名無著。六十年來。學無生法。幻心已滅。幻塵將滅。但未到幻滅亦滅盡頭處。去年與劉施主言。不合動一財念。昔粥熊有言。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生死。往來相接。間不容省。此風輪火輪水輪之。所以鼓盪也。輪一轉。此無生者之將復有生。而六根

六塵不滅也。我一動于彼之財。彼之財皆將有于我。劉無子。明日我將報之矣。徒曰。何以證之。無著曰。子以朱筆點于胸。來世此點當在腰。言已遂圓寂。劉老於次日舉一子。猶記前與無著約。掃精舍具龕待之。數日無著弟子到。劉老曰。尊師約某日來。胡無音響。弟子曰。公之榻有呱呱而泣者乎。曰然。曰。是卽吾師也。細述無著遺語。並告腰間紅痣。祿而視之。如所言。後是子成立。名劉景曾。壽八十有餘歲。安福多妻妾。生子女十數人。

柳崖外編

卷三

三

柳崖子曰。趙州從諗禪師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泉云。趣向卽乖。夫禪理有向卽乖。舍道而向於財。乖耶不乖耶。

鬼聽經

郎秋部同年爲予言。令祖

廷勛

公家居好齋僧。五臺

僧宗一。有禪行。託鉢至其家。公投素齋於鉢。計鉢小於所持器。而鉢不滿。公訝之。宗一曰。公不聞佛有鉢。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百千萬斛。終不滿耶。公知其異。延諸齋閣虔禮之。及晚僧獨坐。

誦經約三更許。公出省戶牖。遙見黑影中。僧所居窻下。有人伏而聽。公疑爲盜。叱之。其人行甚慢。提劍趕之。不能及。公疑盜已飛簷而去。但囑僕人謹管鑰而已。公入內舍。細思其行跡。不似盜。復潛出窺之。是時已四更許。殘月東吐。見一人扯僧所居窻一孔。窺許久。低言曰。吾聞如來有三十二相。吾觀此僧手足柔軟。如觀羅縣。有如來第三相。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有如來第九相。容儀洪滿。端直有如來第十八相。身相脩廣。端嚴有如來第十九相。梵音詞韻和雅。隨衆多少。無不等聞。有如來第二十七相。眉間白毫。柔軟如絲。白如珂雪。有如來第三十一相。然其足下無平滿相。不能平似奩底。任地高下。坦然等觸。身皮無滿月相。不能金色晃朗。諸寶莊嚴。舌本無薄淨。廣長相。不能覆輪輪至耳髮際。自不能常得味中上味。此所以緣門託鉢也。須臾又曰。吾其行乎。吾已知此身畢竟無體。與夫幻滅。滅非幻不滅矣。然屋內有機心。墻陰有屬耳。吾其行也。遂行。細視之。頭如斗大而扁。頸長八九寸許。兩膊下無胸。無肩。無腹。無腰。直接兩

脛長八九尺行如飛轉廳後逐之已不見公急入舍見宗一曰有所見與聞乎宗一曰此魔也吾已盛水於鉢將覆之彼固覺而去也

柳崖子曰宋祁謂西方達人其言貫生死鬼神無有瀆涯合萬物之妄言以爲一真真立而妄隨若茲之誦經而鬼聽殆所謂真立妄隨非耶以鉢覆鬼卒不獲夫不能去真焉能陪妄以無脩無證爲極則庶幾矣至世謂見鬼者多不壽耶太翁見怪後安福二十餘年以壽考終子孫蕃衍家日以昌大抵天地不過陰陽積德者陽盛陽盛則陰厲不能侵此定理也

改中第七

人傳王偉人先生庚辰鄉闈中主司擬解首本房爲署寶雞令長洲郭公

元灝

特請改置第七問故則曰

某家凡入鄉闈所取七名門生多中鼎甲者如某某皆然請再以試此生主司許之韓城公果以辛巳狀頭入詞館

柳崖子曰范質舉進士和凝愛其才謂質曰欲

君傳老夫衣鉢。蓋和凝第四。質亦第四也。未幾
和入相。後范亦拜相。觀韓城公事。何獨古人。

柳崖外編

卷三

五



